

中华散文
珍藏本

周 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

周 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周涛卷/周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重印

ISBN 7-02-002189-1

I. 中… II. 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丛书
②周涛-散文-作品集 IV. I26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351 号

责任编辑:龚 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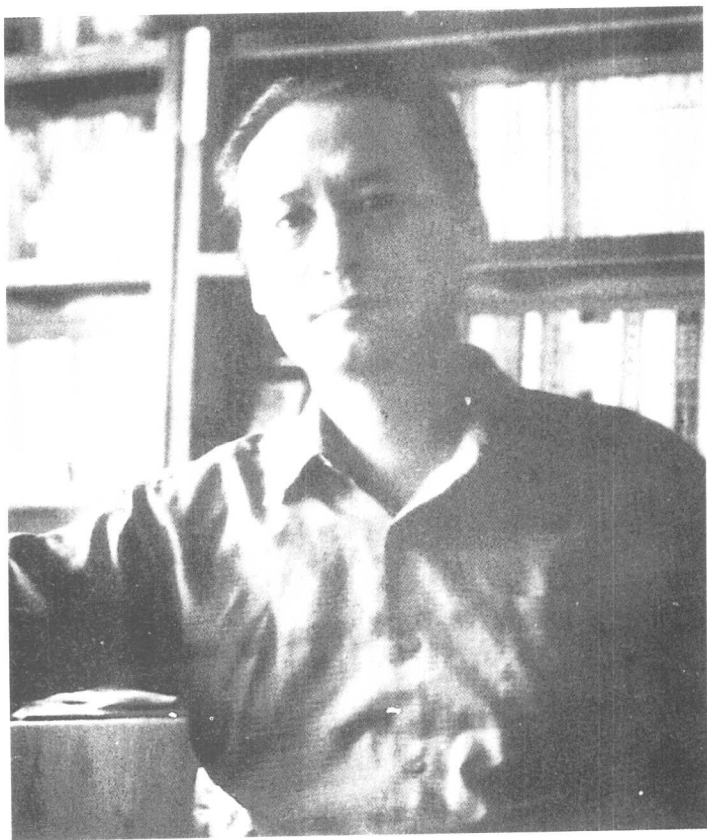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定价 14.50 元



作者像

1977.10.15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在继承、发扬古代和现代优秀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繁荣。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创新意识更加开放、强烈,审美追求更加朴素、自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业绩,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鉴于过去已编辑出版了一批当代名作家的散文选集,新编的珍藏本丛书,主要辑纳进入新时期以来有突出成就的散文名家之精品。其编辑体例则按人分卷,每人一卷,每卷约十五万字。读者可以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总览当代散文发展的真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5年3月30日

目 录

阳光容器	1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5
二十四片犁铧	9
红嘴鸦及其结局	15
过河	19
巩乃斯的马	22
猛禽	29
天似穹庐	41
忧郁的巩乃斯河	49
伊犁秋天的札记	56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91
捉不住的鼯鼠	113
瓶中何物	119
凝视片刻	126
全是哭声	129
隔窗看雀	132
令箭荷花	134
黄蜂筑巢	136

吃昙花·····	139
秋风的手·····	141
老屠格·····	143
梦之队·····	146
呼救·····	152
行者·····	156
大雪飘,饺子包·····	160
领略巫山·····	163
游太保山记·····	168
不去·····	175
读童话·····	179
出新书·····	184
谈友谊·····	191
人钱小事·····	197
文章武谈·····	204
追赶自己的鞋子·····	209
哈拉沙尔随笔·····	215
吉木萨尔纪事·····	244

阳光容器

阳光从清冽、蔚蓝的天空中泼洒下来的时候，仿佛是被一个透彻的、空明而又高贵的容器过滤了。它看起来还是那样炽烈，那样明晃晃的，和所有正午的阳光一样炫目，但它其实已经不再灼烫闷人了。它从高空垂落下来，光芒四溅，游动跳跃，从这朵花转瞬蹿到那朵花，从这片草丛倏忽掠向那片草丛，依然可人和煦，但带着清新可爱的滋味，像一团充盈在天地之间的光芒的水流。

草原塌陷或隆起在一些山岗旁边，线条流畅自然地结合着，宛如床和枕头的关系。

远些的背景上，裸露出白岩石的山壁峻峭地雕刻出一些模糊粗犷的脸型，奇特地、一动不动地盯视着草原，表情怪异。

再远，钢蓝色的山体便从浓艳的绿野中分离出来，组合成天边的一列坚硬而又披挂了深雪的高大尖顶营帐；它总能被人一眼望见，却让人总也走不近它们。这些耸立天庭的雪峰和草原浓艳的夏天离得似乎是太近了，近得令人不敢相信，这就使这些巨大的实体看起来很像是假的。纯钢一般湛蓝的山体，耸峙并插进蓝得宁静明洁的天空。两种蓝，高度和谐而又截然不同，你无法说清这两种质地的蓝是怎样在空间里被鲜明区分的。

阳光正是从这样一种蓝得发亮的容器中倾泻下来，恣意地溅洒在草地上，饱满充沛，看样子不像是能够枯竭、不会有光芒泻尽的日子。

这些光芒的瀑雨无声地向下降落，无声而缓慢，均匀而有力，一俟接触地面，触碰到白的岩石和各种颜色的明媚的野花，便会在花瓣的光彩上惊跳起来，反弹并四处迸溅，光芒像是撞碎散开的水珠，向各个方向惊跳，划出优美的弧度，纠缠、交织，在宁静无人的夏季牧场上织出一片炫目的、灿烂的光芒彩雨。这奢华的、浪费的阳光，正独自毫无目的地倾泻着，仅仅是为了漫无边际的茂盛的牧草繁荣滋长。

牧草长深了。滩上或山坡上的草已经没过了足踝，偶然有些地方裸露出小块未被草植遮盖的地皮，好像是大自然的随意和疏漏；山岗顶上的牧场正透着阴凉之气，草长得更深厚，已经可以陷没人的膝盖。

草原这时是一位画家，但只是画家而并不同时又是音乐家。它在这块大画布上涂抹油彩的时候，是非常愿意宁静的，

在它色块汹涌奔流的空间里，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能成为注意的中心。光斑在花朵上弹射、迸溅，却在草色深浅中被吸收，被融入，阳光渗入绿色的时候就好像水珠渗入厚壤那么容易。

有时候蓦然间会从天空中跌落下来一两只黄鸭，嘎嘎地大叫着，扑喇喇扇动着两张短翅膀。从蓝色晴空的说不清哪处缝隙间跌落下来，嘎嘎的大叫声和翅膀的扑扇声回荡震颤在原野山岗上，惊天动地，使人惊奇那么小的生物何以竟会发出如此之大的声响。黄鸭很像一个笨重、金黄的傻瓜，不慎从云朵上一脚踏空，划着弧度栽落下来，穿过光芒交织的彩雨，直向下坠，它嘎嘎的怪叫声仿佛是在大喊“救命”。结果，它一着地，就摇摆着屁股跌跌撞撞地走进草丛里不见了，虚惊一场。

还有时候，会有三五只天鹅像一组大型客机在草滩上降落。它们不大怪叫，只是平稳地飞行着，渐渐降低，互相仿佛商量了一下，然后沿着一条看不见的斜度轻盈而下，保持着飞行距离，着陆；它们像银子铸就的一般，把自己优美的身体合适地放在碧绿草毯的陪衬之中。

然而这一切并不引起草原的格外注意。它仍然宁静，光芒炫目或者因一朵云影的移动而暗转阴凉。

山岗在远处盘绕着。

几匹像是失散的无家可归的马，悠闲地甩着长尾——尾巴上粘着刺球、草秆——驱赶蚊蝇。它们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想独自走得太远，就那么吃着草，偶或扬起长鬃披散的颈子来怅望一下远方，像一伙子离家出走有些后悔但又想不起家

来的流浪汉。

山岗依然在远处盘绕着，没有移动。

草的生机使它毛茸茸的、湿漉漉的，像是俯卧在那里的蜗牛，很久很久，它都没有动一下。巩乃斯河流得非常平静，随着地势的起伏偶而闪露出一段水流，光芒并不耀目。它的拐弯处或平阔处长满了大片的芦苇，遮掩着它，使它像一个藏而不露、很有心计的动物。

离河不远的略微高起的坡地上，正露出一排土房子。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这时候他正蹒跚地朝着那条被苇丛遮掩着的河走过去。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很慢，显得笨拙。他走路的姿势，有一种幼儿刚开始学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久卧病榻的人初次下地时的荒疏。每一步跨出去，都含有试探、不自信的意味儿，而他的身躯又那么沉重，这就使他很像野兽直立起来的样子，像一只熊。

他对走路的确是陌生的，这个牧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马背上，他的腿已经有些弯曲，即便在行走的时候，两腿间依然仿佛箍着一个无形的马肚子。他肩膀宽阔，两条粗壮结实的手臂在行走时无所适从地放在身体两边，似乎有些多余。

这时候草原空寂得像一幅弃置已久的名画，天空像一面没人敲打但却

擦拭得异常锃亮的铜锣。鸟儿的鸣叫声从灌木丛中传出来，合拍于微风使灌木枝叶轻轻抖动的节律，大地散发出的各种花草的清香正在阳光下弥漫。这一切使受到催化、刺激而蓬勃发育的生命形成一种氛围和情态，它们弥散的气息又反过来刺激、催化别生命。

春天的某种特殊的活力就这样开始了，它仿佛是一只神秘的手轻轻揪了一下键钮，于是阳光把美丽的情欲注入万物。

他感觉到这些，目睹着这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呼吸到这一切。这无所不在的花草万物的芬芳掺和了阳光的浓酒，饱含了生命的启示和情欲的力量，随着每一口呼吸进入他的躯体。他的喉管在发痒，肺叶在鼓胀如满风的帆，血液仿佛涨水的伊犁河那样汹涌激荡，他几乎已经能够听到血液的激流冲刷岸壁的声音，在日夜喧响的拐弯处，土岸和崖壁坍塌的沉闷声响轰然而起然后长久地沉寂……他感到晕眩。

他约摸有五十多岁，也许更大一些。他的头发是褐黄的，前额上面有一绺是金黄的。他脸上的肌肉结实紧凑，线条和轮廓还很鲜明，鼻子并不大，但是棱骨明显，两翼匀称，颌骨非常有力地勾画出了他的脸型。眼珠，是那种棕黄的，透着禽类的准确。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牧人。

他像用一只手游泳那样，拨开苇丛，靠近那条河，粗重的喘息在密密的苇丛里似乎显得更响一些。

他知道这种晕眩，这种使他头昏的东西是一种力量，这力量的漩涡就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旋转，撞击，纠缠他干扰

他，使他不能宁静。他知道这不完全是春天的某种情欲，而是一股更强大的、模糊的力量，他说不清这力量源自哪一团浸透了阳光的云朵、哪一座曲线优美流畅的山岗，但他感觉到它，这过于强盛的力量使他晕眩而且变得软弱。

他觉得不可承受。

“人对于主，确是辜负的。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跪下来，独自祈祷着，间或发出轻微的呻唤，仿佛在恳求宽恕。

你赐予一个牧人使用不完的力量，啊，请允许我归还于您！

他朝向河边挪动得更近了，水是清澈的。

他从靴子里取出一把短刀，从刀鞘里抽出来，刀子很锋利。他把刀子浸进冰凉的河水里，然后拿起来，用刀尖翘起的部位抵住额头，一划，上额至眉心处被划破。宛如一颗饱满的石榴上划了一刀似的，晶亮鲜红的血珠儿，石榴粒儿似地跳出来。

他把头垂向河面，让血滴进清澈冰凉的河水里。他看着一滴接一滴的血掉在水面上，一溅，向上散开，然后刚一落下去接触到水，就被流速拉扯开，拉成一条细长柔韧的红线，倏忽消失远去。

一滴。又是一滴。

他凝视着自己的每一滴血，看着它们离开自己归还给河流和土地。他感到安慰、舒适。

他看到那个力量的一部分跟着自己的血滴进河水里，离开了自己。

渐渐地他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头脑变得清醒了，不再晕眩，那个饱胀在躯体内的汹涌的漩流，减弱了，血液的流速开始均匀，身体恢复了平衡。多余的力量的负担卸除了，他觉得自己清爽明快，精力充沛。

他掬起一捧河水，用水拍击额头，血就止住了。

他把刀子伸进河里冲了一下，熟练地在裤子上擦了两面，收进鞘里。

然后，他站起身，长长舒了一口气，用两只粗糙的手掌把自己的脸从上往下梳摸了几次，便离开那条河，朝山岗盘绕的草原深处走去。

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二十四片犁铧

拖拉机牵引着的二十四片犁铧宛如一组编钟，远远行进的时候看上去却像一只多脚的黑蜈蚣。它来到了处女地上，它的任务是把游牧者世代牧放畜群的草原犁为田亩，耕耘播种上铺到天边的麦子。

拖拉机以坦克那样沉重、不容商量的样子行进着，它的履带的钢齿辗过覆盖了绿草鲜花的草原，像一个个性欲强烈的蛮横的男人在少女的胴体上留下的牙印。它是粗暴的、阴郁的，它在某种性欲表象之下执行着一种冷漠的钢铁般的命令。它对草原的强暴里不含有一丝一毫的性成份，没有一点一滴的热情和冲动，更不含有玩弄和欣赏，它是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强奸了草原，破坏了巩乃斯草原与牧人之间保持了很久的青梅竹马之情而后仍然

保留着的贞操。

这是一次可怕的耕耘和播种，它所含有的性质里隐藏着不易被人意识到的破坏的恐怖。它比烧杀抢掠更阴险蛮横，然而它完全不像烧杀抢掠那么容易判断，它的罪恶感是极其隐秘的。这是一次在耕耘和劳动这种旗帜下的庄严的破坏。

二十四片犁铧降下去了。

二十四片犁铧深深地插入了草原，切割的声响像某种疼痛的撕裂声，尖锐、短促，被压抑着；团团纠缠于土壤之下的草的根系，像散乱蔓延的湿润长发似的，被切断；犁铧切断每一根草的根须时，都发出一声细微的、脆裂的声响，就像斩断一根神经时那样。

拖拉机猛地顿住了。它遇到了一种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阻力，二十四片犁铧在插进土地之后被紧紧夹住，所有的根系组成土壤里的网状防御体系，抗拒着犁铧的推进。

拖拉机喘息了一阵，重新调整了一下力量，发出猛兽的咆哮声，向前拱动。它不相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它。

二十四片犁铧前进了。从每一片犁铧倾斜的一侧，升起一股喷泉般翻动的波浪，褐黑色的土壤的波浪。波浪均匀地从二十四片犁铧的角隙间升起，组成一片整齐的舞蹈，起伏跳跃，训练有素，如同正在表演的少女团体操。

看起来是非常优美、非常欢快的呀！

拖拉机顷刻之间沉在草原里，变成了大海当中的一只旧驳船。它深陷着，缓缓移动着，有时候甚至给人以可能沉没的感觉。在它身后，二十四片犁铧拖拽着一个波浪跳跃的方